

王勃〈滕王閣序〉的建築鑑賞及其地位

劉國平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學系

51591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 號

摘要

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文名頗盛，從《王子安集》卷首蒐集時人與後人言及王勃的〈彙錄事跡〉（包括所附詩文評語），即達四十四頁，二萬餘言之多，可見其引起後世學者目光投注之一斑。其中〈滕王閣序〉更是千古傳誦的名篇。只是歷代研究、分析、評論王勃〈滕王閣序〉的學者，多從文學審美的角度切入。而本文以王勃〈滕王閣序〉云：「儼驂駟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故從建築鑑賞的觀點切入，先敘述亭、臺、樓、閣等與滕王閣相關的空間語彙，次論滕王閣之建築形制與沿革，然後析論王勃對滕王閣建築本體之鑑賞，包括空間場域、建築意境、形式美感及其所引發的感興、抒懷等。最後說明〈滕王閣序〉在唐代建築審美中之地位，包括：為唐代建築鑑賞開山奠基；豐富唐代建築鑑賞之內涵；建築終局之先見影響深遠；首將「建築」與宇宙、人生並論；建立建築審美的不朽文本；創作最快的建築鑑賞名篇等六點。全文可以展示王勃建築審美的觀點，並略窺唐人建築審美的眼光與品味。

關鍵詞：王勃，滕王閣，滕王閣序，建築鑑賞

The Architectural Appreci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Wang Bo's “Preface to the Pavilion of Prince Teng”

GUO-PING LIOU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Da-Yeh University
No. 168, University Rd., Dacun, Changhua 51591, Taiwan, R.O.C.*

ABSTRACT

Wang Bo is not only famous for being the leader of the Four Literary Eminence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his “Preface to the Pavilion of Prince Teng” is considered a masterpiece and has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Most scholars primarily research and analyze, “Preface to the Pavilion of Prince Teng” from a literary perspective; however, this paper conducts an architectural appreciation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ithin the text by Wang Bo: “Prepares the horse-drawn vehicle / To inquire about the scenery of a mountain / Saw down toward the sandbar / Saw the immortal’s old hall. Firs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vocabulary related to the space and other related features of Tengwang Pavilion. Second, the pavilion’s architectural form and history are discussed. This study subsequently analyzes Wang Bo’s description of Tengwang Pavilion, including the location,

architectural image, his formal appreciation, and the exhilaration it evokes. Finally, the architectural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Preface to the Pavilion of Prince Teng"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is explained, including that the piece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appreciating the Tang Dynasty. To enhance architectural appreciatio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vision of the pavilion's final construction was profoundly influential. The first article mentioning the pavilion compared the building with the universe and life. Wang Bo's text immortalized architectural appreciation, and is the most famous literary creation of architectural appreciation.

Key Words: Wang Bo, Tengwang pavilion, preface to the pavilion of prince Teng, architectural appreciation

一、前言

(一) 研究動機與文獻探討

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滕王閣，自初建至今已重修建數十次（吳儕，2010；喻以健，1997），之所以一再重修，除了傳統建築使用材料之限制不得不外，但「值得」一再的重修，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當為初唐四之首的王勃寫了篇膾炙人口、名聞古今的〈滕王閣序〉。然王勃之所以能寫出如此眾口傳誦之佳文，除了本身的才情功力之外，最重要的因素則在於滕王閣本身的建築及其所在。而自〈滕王閣序〉面世以來，效尤與研究之作也是代不乏人，除王緒的〈滕王閣賦〉、王仲舒的〈滕王閣記〉之外，連反對駢文最力的韓愈也以所作〈新修滕王閣記〉能列名三王之後而感「與有榮焉」¹，其後杜甫亦著詩稱美（楊倫箋注，1980，頁397）²。楊用修《丹鉛總錄》云：「使勃與韓、杜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鷗」；蔣心餘《四六法海評本》也說：「清華婉麗，秀逸圓勻，子安之序，推此第一」（蔣清翊，1995）《新唐書》、《舊唐書》亦提及此文。唐後除標榜「古文」的選本，限於體例不收之外，多有選錄。如林雲銘《古文析義合編》（林雲銘，1997）、王水照編選（2002）《唐宋散文精選》、張仁青編撰（1986）《駢文觀止》、譚家健主編（1991）《歷代駢文名篇注析》、張仁青編（1963）《歷代駢文選》等皆有著錄。今人之研究亦不少見，九奇與仲祿（1997）、李德輝（2008）、南昌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93）、徐行（2002）、徐進（1983）、高瀾（1981）、陳嘉明（2003）、喻

以健（1997）、董遵（1997）、蔣彰明（1994）、歐麗娟（2001）等皆有論述或纂輯，其它中國期刊網上所錄相關論文更不勝枚舉，唯多從文學視角出發，或為資料之蒐集與考述。因本文牽涉建築物中的樓閣，又多對環境景觀的描述，也就是涉及廣義的建築鑑賞，因此本文試著從建築鑑賞之角度出發，重新析論斯文，其分段及視角皆不同於前人，以從中尋繹王勃建築鑑賞之梗概。

(二) 建築鑑賞的定義

本文所稱建築鑑賞，大體包括兩個面向：一是對建築本體的鑑賞：包括空間場域的解析，建築意境之體會，與形式美感的掌握等。二是由建築機能、意境所引發的感興、抒懷及建築與宇宙、人生關係的看法。或許有人認為「感興」、「抒懷」是個人主觀的情境感受，似乎與建築的鑑賞無關。但亭、臺、樓、閣本來就是「感興的契機，興懷的舞臺」（劉水前，2002，頁10-11），這是文化的傳統。我們看傳統觀景、記遊或對建築的書寫，向來有此一格，最有名者如王羲之的〈蘭亭序〉、柳宗元的〈梓人傳〉、白居易的〈廬山草堂記〉、杜牧的〈阿房宮賦〉、蘇東坡的〈赤壁賦〉、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蘇舜欽的〈滄浪亭記〉、歐陽脩的〈醉翁亭記〉、王安石的〈遊褒禪山記〉等莫不如此。中華民族的宮、殿、寺、觀、亭、台、樓、閣、陵、墓、碑、塔等建築，亦多有對聯、匾額、題記，這些文字，起著題點建築與相互輝映的功效，文學與建築在此融為一體。而文士對某處建築景觀的抒情懷古，往往與建築景觀本身有千絲萬縷的牽連，雖然各人的感受各異，但一旦標竿性的文字出現，它就形成一種「定型代言」。李白登黃鶴樓，感於崔灑之〈黃鶴樓〉詩，而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灑題詩在上頭」之嘆（辛文房、傅璇琮，1987，頁202），其後作〈登金陵鳳凰臺〉詩，始一抒胸臆。雖然事情或屬傳聞，未可確信，但亦足以說明「定型代言」之威力。這種關涉建築之「定型代言」一旦出現，它就與建

¹ 韓愈《韓愈文集·新修滕王閣記》云：「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愈既以未得造觀為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1997，卷二，頁147-148）。」（案韓愈所謂之三王即王勃之〈滕王閣序〉，王緒的〈滕王閣賦〉及，王仲舒的〈滕王閣記〉。

² 杜甫〈戲為六絕句〉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築脫離不了關係，所謂「文以閣起，閣以文傳」。此後之人，來此觀賞，對此一文化積澱，亦不能與之切割，因為人物（當然包括建築師）、文章已成為「歷史建築」及「建築歷史」的一部分。

二、與滕王閣相關的空間語彙—亭、臺、樓、閣

在講求意境的園林建築中，亭、臺、樓、閣常被並舉，實則亭、臺互異，樓、閣有別，分述如下。

（一）亭

是一種四面敞開，以竹、木、石等材料建成的小品建築，人們可在此駐足休息，觀賞風景，甚至品茗、小酌。劉熙（1939）所謂：「亭，停也。」王羲之〈蘭亭序〉即寫眾人在蘭亭「一觴一詠，暢敘幽情」，「仰觀」、「俯察」，「遊目騁懷」。計成（1999）所云：「亭者，停也，所以停憩遊行也」，則是總其功能而言之。亭的平面形式有方形、圓形、扇形、六角形、八角形等；罕見的有梅花形、亞字形、海棠形；組合的有雙環形、雙六角形及菱形等，有全亭，亦有半亭。亭的屋頂形式有攢尖、廡殿、歇山、懸山、硬山、捲棚、十字等。依簷之層數分別有單簷、重簷、三簷等分別（王其鈞，2009，頁 2-3）。其形式十分自由，可以依地形、地勢及得景之需求，靈活的選擇搭配形式。當然亭之本身也可「成景」，歐陽脩描述其醉翁亭曰：「有亭翼然，臨於泉上」，不只說明該亭之能得「釀泉」的聲、色之美，也說明了醉翁亭的靈動與活潑。

（二）臺

我們不經意指稱臺的時候，其實頗多時候是在指稱榭。古人臺、榭連稱，故有所謂「歌臺舞榭」。《列子·楊朱》即曾提到「臺榭」二字（王力波譯注，2003，頁 178），偽《古文尚書·泰誓》亦有「臺榭」二字，《孔傳》解釋說：「土高曰台，有木曰榭（孔穎達正義，1993，頁 152）。」所以臺是臺，榭是榭。臺只是一個平臺，外無長物，是用來觀望的；榭則是建在臺上，只有楹柱及屋頂，沒有牆壁，四面通透的敞屋。榭頗有與亭類似之處，亦可成景、得景，柱間或設倚靠，供人觀賞、休憩，形式輕快自然。但榭多方形，且園林中之榭，多三面環水，基座大抵部分或全部延伸至水中，底座貼近水面，座底支撐之樑柱不求平整，砌岸質樸，而觀者或在榭，或在對岸欣賞臺榭倒影與水色清光，有高懸空靈之美。水中再點綴些蓮荷遊魚，更能增添生氣精神。

（三）樓

《說文》木部說：「樓，重屋也。」所以樓指的是兩層以上的房屋。其與閣之不同，一在平座（由斗拱支出，設有欄杆之迴廊）之有無，樓或無而閣必有。二在牆壁之有無，樓多有山牆，而閣則多四面窗櫺，牆壁較少。但最重要最大的差別則在平座下之腰簷與室內端暗層（下層天花與上層樓板間的結構層）之有無，樓多無暗層，而閣則必有暗層。至於「閣樓」之閣，如「綺閣」、「暖閣」，則專指古代一種在屋內所隔出的「夾室」或「夾層」，非本文所探討之範圍，然其與本文所說「閣必有暗層」之意亦不相違。

唐代有樓閣並稱之例。唐文宗太和六年六月勅：「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樓閣臨視人家。近者或有不守敕文，因循製造，自今以後，伏請禁斷（王溥編撰，1955，頁 575）。」又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六月一日勅：「諸坊市邸店樓屋，皆不得起樓閣，臨市（視）人家，勒百日內毀拆（王溥編撰，頁 1037）。」可見樓閣都是二層以上之建築，可以從高處下看，而一般泛稱之時，樓閣無分，尤其詔書僅就其皆能居高臨視而言，故混一其稱，但命名時卻樓閣分明。我們知道長安城中里坊中之巷弄寬度只有二公尺，坊內雖有一至二條十五公尺的街道，但街道是公空間，不得擅用，加以人口眾多的長安城，建地難得，四鄰相接，故實際上所建住家商肆，多無平座暗層，故城中建物多名為「樓」。如李廓在〈長安少年行〉云：「遊市備騎馬，隨姬入坐車；樓邊聽歌吹，簾外市鶯花（曹寅、彭定求、沈三曾、楊中訥、汪士紘、汪繹等人，1987，卷 24，頁 329）。」《太平廣記》中，李復言記述杜子春：「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於倡樓（李昉等編，1961，卷 16，頁 109）。」又記述李淳風時說：「至西市酒肆，登樓，命取酒一石，持碗飲之（李昉等編，1961，卷 48，頁 479）。」在記述牛生時說，「復開第二封書，題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李昉等編，卷 348，頁 2759）』。而在上述唐代宗的詔令頒佈後百餘日，京兆尹嚴郢亦奏：「坊市邸店舊樓請不毀（王溥編撰，頁 1037）。」這裡提到的都是樓，無有閣。《唐詩三百首》中，王昌齡〈閨怨〉所寫「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亦為樓。何況李德輝（2008）於《輿地紀勝》、《方輿勝覽》等典籍中，找到聲名較盛且有詩文傳世的十六座唐代樓閣中，除洪州滕王閣為「閣」外，其它韶州韶陽樓、桂州逍遙樓、岳州嶽陽樓、鄂州黃鶴樓、江州庾樓、宣州疊嶂樓、池州九峰樓、潤州芙蓉樓、萬歲樓、北固樓、湖州消暑樓、

蘇州齊雲樓、婺州八詠樓、鄧州白雪樓、安州浮雲樓也都是樓。這就可見樓較普遍而閣較難得了。何以故，蓋唐代頒有《營繕令》一書，在建築上嚴定階級，一般士庶或為財力所限，或為階級之防，已被限制樓之興建，更不用說是閣了。

(四) 閣

其原義是「門擋」，《說文解字》說：「閣，所以止扉也，從門各聲。」可見這是一個形聲字，是門扇開到門擋位置時，發出類似「各」的聲音，而發明了這個字。其後這個字的意義有許多的延伸與轉化，包括了廚房收藏食物之處。《禮記·內則》云：「閣以板為之，度食物者也。」說明「閣」是一種靠牆的平板，下有支架撐持，以置放物品，所以有「束之高閣」的成語。後來皮物之閣可能越建越大，並被運用至其它方面。《戰國策·齊策》說：「為棧道木閣以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劉向集錄，1990，頁465）。」棧道也是下有支撐的平板，以供通行；木閣則是在棧道上設置臨時休息之處為閣，故謂「閣道」，班固《兩都賦》說：「輦路經營，脩除飛閣，自未央而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蕭統編，1983，頁27）。」由此看來，棧道當是用木柱支撐上覆平板之通道。而閣則是在棧道之上，架起屋宇，此時棧道成為平座，閣成為架空之建築，如此既能防潮，又可遠觀。所以古代的閣成為干欄式的構造，合而言之，古代之閣就是架空而有平座之的干欄型建築。《淮南子·主術訓》稱：「高臺層榭，接屋連閣（劉文典，1992，頁305）。」《後漢書·宦者列傳》稱：「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樓閣連接...雕刻之飾，不可殫言（范曄，1991，頁2530）。」所以臺榭是一類，樓閣是一類。閣又與道連用，稱為閣道，也因此至少樓上有回廊的才稱閣（極少數例外）。樓閣都有登高眺望與宴飲賓客的功能，但閣有斗拱、平座、暗層，自然較為高級。《舊唐書》所提及之凌煙閣、鳳閣、凝暉閣、朝元閣等皆宮中之閣，中書舍人年深者亦謂之「閣老」。而柳公權也曾把殿閣二字聯用，說：「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劉昫等，1989，頁4312）。」本文所論既是滕王的閣，等於是宮殿的等級。

此外閣還有藏書和供佛等類似用途，許多佛寺的主建築非稱殿即稱閣。遼代建築受唐影響頗大，建於遼統合二年（984年）之河北薊縣觀音閣，有平座有暗層故稱閣；建於遼代，金貞元二年（1154年）重修之山西大同善化寺普賢閣有平座有暗層亦稱閣；頤和園中處於前山中心地段的兩個最主要的大建築，一個叫排雲殿，一個叫佛香閣，而佛香閣

亦有暗層、平座。山東曲阜孔廟有奎文閣，亦有暗層平座。北京故宮文淵閣和寧波天一閣等皆為藏書之所。

三、王勃其人及〈滕王閣序〉創作經過略說

滕王閣坐落今江西南昌章江門外，前臨贛江，背倚市區。歷來與湖南岳陽樓、湖北黃鶴樓，並稱「江南三大名樓」。據《舊唐書》記載，高祖有二十二子，李元嬰最小，貞觀十三年封為滕王，但很「驕縱」，常以彈丸射人取樂，又於唐太宗喪期中與屬下「燕飲歌舞」，狎昵廝養，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李元嬰遷蘇州刺史，不久又轉洪州都督（劉昫等，1989，頁2437），在都督的任上他建成此閣，因元嬰曾封滕王，故名滕王閣。³但使此閣留名千古的卻是多才短命的王勃。

王勃（650-675 或 676）字子安，唐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⁴六歲能文，九歲讀《漢書》就能指正其缺失。未滿二十歲，就在朝廷作了「朝散郎」的閒官，並被沛王李賢網羅府中。後來因鬥雞事件，被唐高宗趕出了沛王府。⁵

他除了有寫文章的天分外，也十分博學，不論史學、醫學、藥草、易學等都頗有涉獵。與人圍棋，更能「率下一子，成詩一首。向人曰：『吾自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蔣清翊，1995，頁18）』」，可見其天才。只是王勃的人品不好，除了恃才欺人，還曾藏匿官奴，後又殺之滅口。事發後本當誅死，正好遇赦得免。而他的父親王福時卻因此牽連，從雍州司功參軍降調為交址令。王勃想去探望父親，卻度海溺水，最後驚嚇而死。得年二十七歲。

上元二年（675年），九月的某一天⁶，就在王勃探望父

³ 不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業研究人員陳江 1999 年在《安徽史學》第 1 期發表了一篇考證滕王閣得名之論文，認為滕王閣非因唐之滕王李元嬰而得名，而是因隋文帝楊堅之胞弟滕王楊惠而得名。該文考證指出西元 586 年至 593 年間楊惠謫轉洪州都督時期建置了此閣。此外該文還認為〈滕王閣序〉中稱頌之閣公為初唐大畫家閻立本；宇文為滕王楊惠之妻（故稱懿範）；孟學士為初唐江都文選學派成員孟文意。不過韋慈寫於唐宣宗大中二年（848 年）的〈重修滕王閣記〉，也說「考尋結構之始，蓋自永徽後，時滕王作蘇州刺史轉洪州都督之所營造也。」是序文所述者，當為滕王元嬰所建之閣。

⁴ 有關王勃的生平，可參看《新唐書》及《舊唐書》的〈文藝傳〉。但蔣清翊（1995）《王子安集註》卷首之〈彙錄事跡〉，所載生平事跡與各家評論尤夥，楊炯之〈王子安集原序〉亦有可觀。

⁵ 《新唐書·文藝傳上》載：「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秘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鬥雞，勃戲為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歐陽修、宋祁等，1992，頁 5739）。」

⁶ 案《新唐書·文藝傳》云：「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

親的途中，他路過南昌，正巧遇上洪州閩都督整修滕王閣落成，因此在滕王閣上大宴賓客，而戲劇性的完成一篇震鐸古今的〈滕王閣序〉。這篇序文又稱〈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那是一個充滿抱負，壯志盈懷的青年，⁷在這次偶然的機會裡，所作的一篇形式對稱，充滿節奏感，而辭采華美、用典繁富的駢體文章。以下即從建築審美的觀點分析此文。

四、王勃〈滕王閣序〉的建築審美

(一) 滕王閣建築本體的基本分析—形制與沿革

今日所見之滕王閣建成於 1989 年 10 月 8 日，新樓仿宋朝木結構形式，淨高 57.5 米，共 9 層，總建築面積約有 13000 多平方米。主體的下部為象徵古代城牆的「台座」，高 12 米。主量體採宋朝樓閣「明三暗七」之式，最高之第九層名「九重天」，頗有趣味。層具迴廊，可以臨視贛江美景。兩側有迴廊連接「壓江」、「挹翠」兩輔亭。不過今閣已非舊觀，不要說不同於唐，甚至與明代的滕王閣都有差異。梁思成講唐代建築，指出一般「二層以上的建築見於唐畫者甚多，然此類實物今無一存（梁思成，2001，頁 101）」，閣就更不用說了。我們既無緣再見王勃赴宴時的滕王閣，只好依憑有限的史料來推估了。

依前所論可知，滕王閣屬宮殿或殿閣之等級，其形式可能近於宋人宮庭畫中所繪的「滕王閣」或唐大明宮含元殿左右兩側稍前處之翔鸞閣與棲鳳閣。故依據王勃之文、宋人所繪宮庭畫中的「滕王閣圖」（圖 1）、梁思成、劉敦楨等所示之「滕王閣」圖（圖 2 及圖 3）、棲鳳閣復原展館（圖 4）及敦煌 431 窟（據考屬初唐之作）、永泰公主墓（死於 701 年）壁畫（潘西谷主編，2009，270-271 頁），當可略知其形式，至於尺度則當近於韋愨所寫的〈重修滕王閣記〉。

據《新唐書》與《舊唐書》，李元嬰建滕王閣最早不會早於永徽四年（653 年）。王勃寫〈滕王閣序〉時為上元二年（675 年）。韓愈寫〈新修滕王閣記〉時為憲宗元和十五年（820 年），但他文中提到王仲舒三十年前（790 年）曾修閣一次，並有在牆上留下紀錄。其文曰：

閣。」然察王勃文中絕無一詞涉及重陽節慶之事，且文中提及，「十旬休暇，盛友如雲。」依古人十日一休，當日聚會或不如《新唐書》所言在重九登高之日。

⁷ 觀王勃詩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及〈示知己〉詩云：「客書同十奏，臣劍已三奔」等句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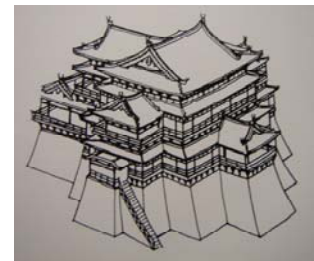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滕王閣古今圖文集成。江西南昌旅遊集團有限公司南昌滕王閣管理處（2006）。頁 22。

圖 1. 天籟閣舊藏宋畫《滕王圖》



資料來源：滕王閣古今圖文集成。江西南昌旅遊集團有限公司南昌滕王閣管理處（2006）。頁 38。

圖 2. 梁思成重建滕王閣草圖



資料來源：中國古代建築史。台北：明文書局。劉敦楨（2000）。頁 16。

圖 3. 宋畫《滕王閣》



資料來源：大明宮棲鳳閣復原展館。西安晚報（2009）。第一版。

圖 4. 大明宮棲鳳閣復原展館

其歲（指元和十五年）九月，人吏浹和，公（指王仲舒）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榑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磚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韓愈，1997，147-148頁）

王仲舒三十年前第一次修閣時，為790年，上距王勃為序之675年僅115年，而韋慤寫於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的〈重修滕王閣記〉說明，因為舊閣失火，所以重建。這時上距王勃寫滕王閣序的上元二年（657年），為163年，文中提到被焚的舊閣就是韓愈所見，至少經過三次修繕之滕王閣（含王勃為文那一次）。不過，韓愈未到過滕王閣，所以只能泛論而無法詳述。反之，二十八年後的韋慤就對滕王閣有較細緻的描述，其文曰：

考尋結構之始，蓋自永徽後，時滕王作蘇州刺史轉洪州都督之所營造也，距今太中歲戊辰亦將垂三（當作二）百年（南昌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3，112-113頁）。⁸

又說：

先是，背郭郭不二百步，有巨閣稱滕王者，...無何，值祝融發其災，...今按舊閣基址南北闊八丈今增九丈三尺。其峻修北自土際達閣板高一丈二尺，今增至一丈四尺，閣板上舊長一丈今增至一丈三尺；中柱北上聳於屋脊長二丈四尺今增至三丈一尺。舊正閣通龜首東西六間，長七丈五尺，今增至七間，共長八丈六尺，闊三丈五尺。固可謂宏闊顯敞，殊形詭狀（南昌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3，112-113頁）。

文中的「舊閣」即指唐憲宗元和十五年（820）年所修，韓愈為文記述之閣。以韋慤文中所指「舊正閣」為準，我們可以想像當時之滕王閣在洪洲的府城外不到「二百步」的距離，建築群基地南北寬25公尺，⁹東西恐超過100公尺以上。¹⁰主閣的整體空間架構總共只有二樓。由北方的基地地面（GL）算起一樓高約3.73公尺，二樓從平座至檐下高約3.11公尺，平座至屋脊高7.46公尺，總高約14.31公尺。面闊含龜頭屋共6間約23.33公尺，進深3間約10.89公尺。滕王

以高宗皇叔身分建閣，且以高度估算，屋頂等級當為「重檐歇山式」，檐翼舒展，氣象宏偉。但這只是韋慤文中的「舊正閣」，可見還有附屬建築。韋慤文說：

故自焚燕之後，又建是閣，廣其郵驛廳事，接以飛軒累榭，復架連樓小閣，對峙高揭；旁通江亭津館，致巧銜能。迴廊并抱以交映，邃宇相縈而不絕（南昌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3，112-113頁）。

文中的附屬建築可能較韓愈為文時略有擴建，但變化不致太大。因此輔以王勃序文，我們以想見，王勃與會之時的整個滕閣建築羣布局，必是高低錯落，主從有序，迂迴曲折，奇特多變。主閣臨江，居高視下，附閣左右對稱，各大小樓閣的屋頂，皆覆以翠綠色的琉璃瓦。至於整體結構的構築材料則以桂樹和木蘭為主。主閣之牆、柱、窗、檻皆以丹彩塗飾，樓層四週的迴廊，適合四時登臨，觀覽江山，會聚高朋，燕飲抒懷，是一可遊、可望、可宴之官閣或殿閣建築群。整體造形，結構奇特，屋簷垂脊向上翻揚，「如翼斯飛」，有動態的美感，高度則與現今滕王閣之九層量體相去甚遠。

由韋文所述，滕王閣除正閣外，尚有左右對峙高揭的兩小閣，而唐大明宮含元殿之東南與西南亦有對峙之翔鸞閣及棲鳳閣，故模仿之味頗濃。只是翔鸞閣及棲鳳閣是高臺建築，¹¹而滕王閣的機能之一是「郵驛廳事」，因此不是高臺建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1997）的發掘報告指出，翔鸞閣及棲鳳閣為三出闕形制。而滕王閣則非是。此二點是滕王閣與翔鸞閣及棲鳳閣的最大相異處。至於唐之滕閣與宋之滕閣最大之不同，則為唐初之滕閣，南臨贛江，因地勢關係，十分突出，閣體寬敞，柱網長方，外形奇特，重簷歇山屋頂，龜首（垂直立面向外延伸與主建作丁字形相交之抱廈）單出，樓高兩層。劉叙杰稱，抱廈「始見於五代的繪畫，盛於宋、金」（潘西谷主編，2009，頁283），時間上可能推得過晚，至少在韋慤文中已提到舊閣有「龜首」。而宋閣主體建築的前、後、左、右四側，各有抱廈（龜頭屋）。其次則為斗拱之差異，劉叙杰指出，唐代斗拱尚處發展階段，出簷荷重多由柱頭鋪作承擔，故柱頭斗拱雄大，而補間鋪作較為簡單，只有人字拱、斗子蜀柱及一斗三升等作法；而宋代斗拱之發展已趨成熟（潘西谷主編，頁276），故宋閣的柱頭鋪作與補間鋪作在尺度與形式上皆

⁸ 案大中二年戊辰為848年，距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李元嬰轉洪州都督近二百年，「三」當是「二」之誤。

⁹ 依劉敦楨（1989）《中國古代建築史》附錄歷代尺度簡表，唐代一尺約當今公制0.280-0.313公尺，今以唐代後期之0.311公尺計，八丈約25公尺。

¹⁰ 依重修之滕王閣面闊與進深比估算，再加附屬建物所須空間。

¹¹ 故翔鸞閣亦稱鸞臺，二者合稱臺閣，舍人稱閣老。唐官名有鳳閣鸞臺平章事。

已統一，此從《清明上河圖》亦可窺知。再就整體藝術風格來說，唐代之滕王閣「瑰譎特殊，巍峨相扶」，有「瑰璋絕特」之稱，而宋畫中之滕王閣亦造形多變，秀麗挺拔，但每次修建，量體愈建愈高，樓層愈來愈多，且在北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年）之後，到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的六十五年間的某次重建中，滕王閣還從城外遷到了城上（喻以建，1997，頁5）。」此時之宋閣有放大的平座，而給人一種莊重穩固的感覺。

以上是王勃所見之滕閣的大略推估與分析，以示與宋人所繪、所想、所見之滕閣有所不同，以下就從王勃〈滕王閣序〉一文分析王勃之鑑賞。

（二）王勃對滕王閣建築本體之鑑賞

1. 空間場域的解析

司馬遷（1991）的《史記·天官書》說：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司馬遷，1991，頁1346）

可見中國很早就有星州分野的觀念。班固承之，於《漢書·地理志》發揮此一觀念，至於唐朝此風不替。〈滕王閣序〉於文章之開首即指出漢朝的豫章舊郡，現在已改為洪州，並設立了都督府。暗示滕王閣之「所在」。接者指出洪州是二十八星宿中，翼宿與軫宿的分野，也是南嶽衡山與廬山的交界。處在河流湖泊交錯的地方，猶如以河川湖泊作為衣領與束帶，而控制著荊楚兩湖，接引著東越浙江。從最大尺度的宇宙星宿，對應人間國土的州郡分野，並從形勢說明位置，從這個視角來看待「閣」這個建築，可以說是恰當的。本來閣是高層建築，四面少牆，多開窗櫺，以登臨遠眺，其視域極廣，故其環境也可大化言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樓層愈高，就必需站在更高遠廣袤的觀點來看待。「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短短的三句開場的話，不但說明所在的空間位置，也表明了所在的地理形勢，更說明了所在的歷史沿革。換言之，王勃不但指出「所在」的「空間性」與「方向感」，也指出「所在」的「時間性」與「文化感」，其中對地理形勢之重視與稱揚，則隱含有對洪州的「認同感」。如此的建築審美起點，著實高人一等。再加上其深厚的文字涵容性，滕王閣之所以流傳千古，與王勃這篇文章可說關係匪

淺。只可惜在古代不重專業人才的時代，竟淹沒了規劃設計滕王閣的傑出「建築師」，這是世人的損失，也是歷史的遺憾。

建築本身即為文化的載體之一，規劃時當然要考慮當地的環境，環境除了自然景觀外，更應考慮人文景觀，也就是文化。文化是歷史的投影與積澱。影響文化的要素基本上包括了物產、傳說、事件與人物¹²。一個鑑賞者如能從這些角度切入，通常就不會淪為導遊式的說明與觀察。像余秋雨的一系列書寫，如《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等，基本上就是從文化的視角來書寫，所以格外引人入勝而有韻致。葉聖陶〈登雁塔〉一文寫到：

這寺院當然不是唐朝的舊觀，可是眼前的這佈置盡夠叫人滿意了，何況單提慈恩寺這個名字，就叫人發生歷史的感情。這是玄奘法師譯經的場所，寺裡的雁塔是玄奘法師所倡修，玄奘法師那樣的艱苦卓絕地西行求法，那樣絕對認真的搞翻譯工作，永遠是中國人的驕傲，永遠是中國人的一種典範，誰信佛法，誰不信佛法，並沒關係（郝斌主編，2007，頁138）。

王勃的序文也同樣注意到這些元素，只是限於駢文的對仗用典，無能細說，只能用最精簡的文字作最概括的表述：

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旌旗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蔣清翊，1995，229-230頁）

文中採用了《晉書·張華傳》的一個記載（傳說）：晉惠帝時，張華與雷煥爭論牛宿（牛郎星）與斗宿（南斗）間紫氣的由來，雷煥認為這應該是寶劍的精氣上通天域之故，寶劍當在豫章郡的豐城一帶，於是惠帝讓雷煥補了豐城縣令的缺，他到縣之後挖地得一石匣，中有龍泉、太阿二劍，自從二劍出土，天上紫氣亦隨之消失，後來劍飛入水，化為二龍（房玄齡、褚遂良等，1990，頁1075）。王勃就以這個傳說中的寶劍，作為豫章物產之代表，說「此地物產的精華，煥發為天上的寶氣（物華天寶）」，雖有文人誇大之詞，但

¹² 案中國傳統的「文化」概念，指的是人類生活的總體表現，小自個人的言行舉止，大至國家之政治體制，都包括在內。更完整的說，就是人類為了增進個人與社群的生活，在精神與物質各方面之努力，體現在政治、經濟、道德、宗教、科學、文學、藝術等各方面的總成績，就叫文化。而文化的進展或變遷，在於積澱與創發，創發在人，所以人物是影響文化的最主要因素。

也有其正面表章之意義。物有光華，則天有寶氣；土地靈秀，則人物傑出。雄偉的洪州府城，屋宇如雲霧般環集，護城河道流淌於荊州與揚州之交；據守著華夏與南蠻接會之處。所以才會有像東漢豫章太守陳蕃，向來不接賓客，而特為家貧不仕的徐孺子設置一榻，來則敷座，去則懸之的這類「古代」的「高人」與「雅事」。也有如流星般來往奔馳的「當代」一流人才。而在場主、客更囊括了東南所有的菁英，例如聲望崇高的都督閻公；美好風範的新州宇文刺史。如此的人物英華，當然更能襯托出滕王閣此一雄偉建物之內涵與風姿。

2. 建築意境之體會

唐人每十天休假一次，猶如今日之週休，在旬休的閒暇日子裡，眾多才能特出的朋友在滕王閣聚會。惟其休假，故不害公；惟其閒暇，故能從容自得，而能從事賞心悅目的「審美」與「創作」。程明道曾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起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放下忙迫，人生才能有與人同享同得的佳興。才能懂得欣賞別人的長處。王勃接著寫道：

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蔣清翊，1995，230-231頁）

這裡王勃點出因為他的父親在南海作交趾令，他為探望父親，所以路過「名區」。並且自謙自己是後生晚輩，不懂世故人情，卻有幸親自碰上這場美好的宴會。這場宴會不在行程之中，不在預期之內，完全得之意表，故為文觀景，也非有備而來，但在滕王新閣高朋盛會的特殊時空情境之下，自涵具其獨特的意義，因此順手拈來，竟如天成佳作，古今不少名作亦皆於特殊的境遇中得之，以書法為例，王羲之之〈蘭亭序〉如是，顏真卿之〈祭侄文稿〉如是，蘇東坡之〈寒食帖詩〉亦如是。

建築物在何時建成，通常留有那個時代的印記，因此，依歷史時間去區分，也是建築欣賞的一種方式，這一點在西方建築上尤其清楚。但在中國，這一點的變化不大，所謂「百代皆沿秦制」，建築也差不多。但作為某個時代的產品，仍可分辨，例如漢代的瓦當、壁畫，即不同於它時。而每個時代「流行」什麼，卻也還清楚。杜牧的〈江南春〉也說：「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可見南朝佛寺建築的盛況。一座建築必有其一定的工期，我們不可能花費近乎或超越工期長度的時間去仔細鑑賞一棟建築，但必須瞭解自己在什麼時間對建築與景觀作了巡禮，因為時序影響景觀，甚至

一日之中，光影的變化，也影響著吾人對量體的觀感，史坦利·亞伯克隆比（2004）就說：「光影本身就是一種語言，是氣候條件促成的圖案」，某建築大師也說過，陽光是建築物的生命。王勃是於「晚秋的一個黃昏」來到滕王閣的，其文云：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蔣清翊，1995，頁231）

文中表明他來到滕王閣的時間是九月，時序上屬於晚秋。這時淤積的雨水已經乾涸，深冷的水塘清澈見底，陽光照耀下的山嵐凝結不動，黃昏薄暮時的紫霞灑滿丘山，真是好一幅「秋山晚景」。不獨水色山光，對比輝映；近水遠山，層次顯然，還寫出了時間中的「溫度」。當下王勃整治車馬昂首向路，前去探訪高山的風景。他向下俯視滕王閣前的長沙洲，最後目光落向了仙人的舊館—早已離開人世的唐高祖兒子滕王李元嬰任內所建的樓閣—「滕王閣」。這種由外而內，由大而小的聚焦，顯現王勃在建築鑑賞中對「環境」的注視與觀賞的次序，更道出鑑賞的當下，建築在時空中之整體意境。

3. 形式美感的掌握

（1）體量與色彩

當然，我們必須明白，王勃的〈滕王閣序〉不是一個人，在孤寂獨處的空間中，而是一場盛大的宴會，一個應酬的場面下「即席即興」寫出的。在這個特殊地點與情境中，觀景成為主題，人物也是重點，而前途則是留心的盤算。當前途與名聲被納入考量時，景觀與人物就成為表現才學與稱美宴會的工具。但這些賓主並不好應付，不是隨便的文章就可以打發的。所以也必須有真誠的景觀感動。而那也是一種享受：表現自己獨特的眼光，非凡的視域。至於人物，不易觀察，所以可以寫得空泛，只要贊美就好。而當宮閣或殿閣作為宴場，可知當日在閣中的時間，遠比在閣外的時間來得多，而行文之前，更是由「閣」觀「景」的時間多。所以重點不在描述這個量體—「閣」的外型，而是閣中及迴廊的感受與觀察。在此，閣形成記憶與意象的共同體，一方面，滕王之閣，這種身分與目的的建築，其富貴氣象可想而知。二方面，藉由今日的聚會，結識名賢。當一切的觀賞、應酬，化為文字，即已形成一種記憶，這種記憶與來自原始記憶深處的閱讀與見聞，將被保存，於是閣就不是當時人們日常所經歷之閣。如同我們搬入新家，必帶著舊家的記憶與比較：

或者比較「方便」，或者比較「便宜」，或者比較「舒適」。總之，我們活在較合宜恰當的新處所。而在作〈滕王閣序〉的那一天，時間應不會催趕記憶，空間也不會是一切，那只是一頓觀覽、應酬與達到某種目的（例如「揚名」）的飯局。好吃與否，並不重要。空間的相關思維，諸如尺寸、格局、擺設、採光、通風，裝飾、色彩乃至建材等也是一樣，一切都可置之度外。但在進入閣樓之前，他是真心的在欣賞風景。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文中他沒有提到任何一道食材菜色，新鮮與否，味道如何。也不對室內設計或擺飾作評論。但他記得「先前」從近山對量體所作的觀覽：

層台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蔣清翊，1995，頁 231）

一層又一層的樓台及歇山式縱橫交錯的翠綠琉璃瓦屋頂，聳立天際，高度的所以誇張，不只是量體的高，更因矗立贛江江邊的地勢之高，因此可以看到衝入雲霄的天際線，我們從韋瓘之文，與宋人所繪的《滕王閣圖》，來對照王勃的形容，雖然看不到翠綠的琉璃瓦如山巒般層層地挺立。卻能想像架空的樓閣，高聳入雲；塗飾的丹彩，鮮艷欲滴，下臨深不見底的深淵。短短四句，兩個對比（一個顏色，一個高低），一十六字，寫盡滕王閣拔地參天的雄偉英姿與色彩的鮮豔奪目，而且在簷翼飛揚的動態形式中，連色彩都有了一股動流感。如此的鑑賞深度在同時代中是少見的。

（2）周遭與涵構

有時候建築物最特殊的地方，存在於建築物與地面的關係，史坦利·亞伯克隆比即指出：

絕大部分建築物仍是在地上「組裝」起來的，而建築物和地面的關係往往也就成為它們最特殊的地方。可能從土裡直挺挺地升起；可能由台階或平臺層層而退；也可能放在平臺上。看起來建築物由地面往上長，其實必須從地下就開始，牆壁可能一直連到地面下的基腳...但影響建築物美學品質的不是這些基腳的處理方式，而是牆與地表的交接點。（史坦利·亞伯克隆比，不詳/2004，頁 96）

這裡講的是建築物要融於「周遭」環境。所以或許要透過一些平臺、臺階、步道、車道來融於自然。或以露臺、涼亭、植栽、樹籬或尖碑式的柏樹來軟化建築物與庭園（史坦利·亞伯克隆比，2004，頁 96）。王勃雖沒有提到這樣的細節，但他還是注意到「周遭」這樣的課題，他接著寫道：

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即岡巒之體勢。（蔣

清翊，1995，頁 231）

他不只看江中島嶼的曲折縈迴，也看到島間的平地、沙洲，還注意到「周遭」最顯著美妙的生態—閒鶴與野鴨。更重要的是，他觀察到用桂樹和木蘭建造的殿閣建築羣，與山巒的高低體勢，而用一個「即」字來表明其關係。而「即」是「就」的意思，也是「依」的意思。以佛學之語彙來說，是「如兩束蘆，互依不倒」。換言之，滕王閣不僅建材高檔，還依山就勢，其高低錯落之致，不僅裝點了江山的美好，也融入了美好的江山，可見滕王閣與當地環境是「相涵構」的。

（3）簷宇與裝修

前述的「量體與色彩」及「周遭與涵構」是站在建築物之外對建築整體之宏觀鑑賞，至於在建築本身或內部，王勃僅順筆提及。那是他從閣中走出，要去平座迴廊的時候，他

披繡闥，俯雕甍。（蔣清翊，1995，頁 231）

就在他打開門的時後，注意到了門上的精美華麗的彩繪。來到了迴廊首先進入視線的是造形華麗而有雕飾的屋宇，「因為通常樓閣下層出簷，上層立於平座之上，上為簷瓦屋頂，又有下層以多數立柱構成平坐（梁思成，2001年，頁 101）」，故可以從建築高層向下看到建物自身及周邊的建築羣。不過「披繡闥，俯雕甍」六字，可是他對量體自身僅有的一句描述。而從《新唐書·高祖諸子·滕王元嬰》所載：

滕王元嬰，貞觀十三年始王，實封千戶。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夜開，不復有節...久之，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給為妃，逼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鄭媪罵，以履抵元嬰面血流，乃免（歐陽脩、宋祈等，1992，頁 3560）。

其驕奢可見一斑。又明陳文燭的《二酉園續集·重修滕王閣記》載：

工書畫，妙音律，喜蝴蝶，選芳渚遊，乘青雀舸，極亭榭歌舞之盛。（陳文燭，1997，頁 523）

唐王建宮詞亦云：

避暑昭陽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鴉雛。內中數日無呼喚，搦（一作寫）得滕王蛺蝶圖（曹寅等，1987，頁 3443）。

可見滕王愛好歌舞游樂及書畫藝術，再加上唐太宗與唐高宗皆曾任畫家閻立德為將作大匠（王溥編撰，1955）。看來，李元嬰也有可能親自參與了滕王閣的設計。而且以其逾制不

節的個性看來，他所興造的滕王閣當是「致巧銜能」，「富麗堂皇」的，而王勃卻只對滕王閣作如此之描述，在此我們也看到王勃對建築形式與美感的鑑賞，仍遺有古代文士樓閣記遊偏重感性抒懷的一面。

2. 機能、意境與緣景入情的感興抒懷

(1) 機能、氛圍、意境美

建築不只它自己，它也是社會人生的展現，只是這個展現在於空間，在於量體，也在於機能。宮閣或殿閣樓高多窗，就機能言，滕王閣自是登高遊賞的佳境，宴飲歌舞的殿堂，文士集會的勝地，總歸來說是為追求人生的樂事而建，我們今天看不到唐代的滕王閣，但由王勃的行文中我們仍可間接探知王勃對此閣機能的描述。序文說：

(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虹銷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蔣清翊，1995，頁 231-232)

前文講的是「從近山」看滕王閣量體及其周遭，這裡則是「從閣中」打開雕飾華美的閣門，走上廊道的觀賞。放眼遐觀，極目所見的，是曠遠的山嶺平原；令人驚奇的，是紆曲的河流湖澤，大大小小的船隻塞滿了渡口，有些船頭還雕畫形塑成青雀、黃龍的形狀。如同吳儕(2010a、2010b)研究所發現的，這是因為滕王閣係由東晉六朝的天下大儲備之處的三大糧倉之首的「豫章倉」轉型而來，其址即「豫章倉」舊址，故此區水域漕運極盛，各家船商亦爭奇鬥豔，這也是何以王勃從閣樓的後廊望向樓背的城區，見到屋舍滿地，更有鐘鳴鼎食的世家大族之故。最後，視野再轉向西方天際，此時雲氣消散，雨過天青，夕陽照遍了整個區域。

似乎王勃對天氣光影的敘述，總是興趣不減。而也在此處，這篇傳唱千古的佳作，受到了批評，因為前面在「時間」那一段，王勃就對風景作過一次敘述：「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此處又寫「虹銷雨霽，彩徹區明」。所以雖說「這篇文章在藝術表現上，有很多長處」，孫昌武也指出「文章重複、冗雜處也不少(吳功正主編，1986，頁 692)」。不過如果從欣賞的「歷程」上來說，這一點未必足病。因為兩個欣賞的時間點與位置點都不一樣，何況下面一句描述晚景夕照、水天相接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即使也在重複寫景的範圍，卻是被千古傳唱的佳句，其中還伴隨著宴會中的一個生動的

插曲。¹³要知道中國多少寫水天相接的辭句，卻只有王勃的句子能提煉出「水天一色」的成語來。¹⁴本來在駢文講求對仗工整的要求上，一般都是動詞對動詞，形容詞對形容詞；時序對時序，量度對量度；但王勃把動詞「落」，對上了形容詞「孤」，時序「秋」，對上了量度「長」，不但大膽的推陳出新，而且兩句之中，除了有落霞與孤鶩的動態對比，更有秋水與長天的共譜背景，於是有生命的野鴨與無生命落霞，頓時在動靜得宜、水天一色的晚空畫面中，鮮活了起來。

王勃不但寫視覺的鑑賞，也寫了聽覺的感受。「晚上漁船飄來的歡樂歌聲，傳遍了鄱陽湖畔；驚於天寒，南飛過冬的陣陣群雁，鳴聲斷絕在衡陽的水邊。」這又是一個扣人心弦的強列對比，此處他的審美，不僅及於人民的生計，更對天際千古追逐與奔波夢魘中的雁群，發出的無限的同情。於此，閣顯然是作者緣景入情的一個契機，而「使具體有限的物象、事件、場景進入到無限的時間和空間，在歷史感、人生感、宇宙感的觀照下創造了深邃的意境(劉水前，2002，10-11頁)。」

閣的機能除了視而兼聽之外，宴飲也是重點，尤其是今日適逢旬休的一場餐會。看完風景，遠大的胸懷因登高俯視而倍感舒暢，飄逸的興致極速的在心中飛舞，天色已晚，也該是吃喝的時候了：

遙襟甫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並。(蔣清翊，1995，頁 232)

宴會中有各種不同的樂器演奏，也有歌聲助興，樂聲如清風徐來，歌聲更是動聽，當纖細的歌聲歇止，連白雲也一起停駐；媲美綠竹掩映的菟園宴飲，豪氣超過陶淵明的酒杯；與會者的文采，亦如魏都鄴水的公宴賓客，既有曹子建的才華，又有王羲之的文筆。此時此境可說是「良辰、美景、賞

¹³ 據《唐摭言》、《太平廣記》、《新編分門古今類事》等載，當日閻都督在滕王閣宴請名賢，本欲借機炫耀其婿吳子章之才，因此當閻都督召來筆墨，請諸賓為滕王閣寫序時，眾人皆辭，唯年紀最小的王勃不讓，閻督氣得拂袖而去，並遣人隨時窺視回報。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閻督說，也是老生常談。又報說：「星分翼軫，地接衡廬。」這時閻都沉吟不語。等報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時。閻督惶的站起來，說：「此真天才，當不朽矣！」不過這都是小說家言，也許不是事實，姑錄於此。

¹⁴ 如孫昌武在《古文鑑賞辭典》鑑賞〈滕王閣序〉這一篇提到的便有：管袁宏〈東征賦〉的「即雲似嶺，望水若天」；梁吳均〈與宋元司書〉的「風煙俱靜，天山共色」；梁元帝蕭繹〈蕩婦秋思賦〉的「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等。

心、樂事」具備，「賢主、佳賓」又難得歡聚一堂。換言之，凡是遊宴所該有的，這場聚會中，一項也沒少，加上情境與歌、飲、文、詞的優質，當然是賓主盡歡了。而遊觀與宴飲也就在這兩段高度概括，與繁密的用典中，間接的完成了建築「機能」與宴飲環境「氛圍」的論述，以及社會人生優雅意境的展現。

2. 感興與抒懷

單純的娛遊、宴飲只是表面，對傳統的中國人，尤其是文士來說，也未免俗氣，而成紈綺庸紳、酒囊飯袋。故《詩經·大雅·既醉》說：「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意謂除了填飽肚子，也要增進德行。王羲之的〈蘭亭序〉更建立一個感懷的傳統：在「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之後，緊接著就是一段深刻的人生體悟與感懷：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房玄齡、褚遂良等，1990，頁2099）！

任何追逐快樂的事，終有結束之時，從最快樂的「不知老之將至」，到「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是必然的結果。尤其當曲終人散的孤獨油然而生之時，一切都變了調。因此將這種轉折的心境寫出來，也就成為一種傳統。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去，以至在後來許多的遊記中，常帶有懷想之末筆尾聲。王勃也不例外，他寫道：

窮睇眇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閭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蔣清翊，1995，頁232-233）

「物盛而衰，時極而轉」。在娛樂嬉遊已極致盡情的休假日子裡，放眼中天，此時最易感受到宇宙的浩翰，而人在天地兩間，則顯得格外渺小。尤其「興盡悲來」之時，對人生的成敗得失，更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悲涼之感，一切似乎都是命運的撥弄，人在這裡無插手之處，無著力之所，一切「自有定數」。如閻公，宇文新州等成功者，固然前途順遂，得意官場。但也必有萍水相逢，與自己一樣懷才不遇的失意之人，心繫朝廷卻不得召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報效君王。在

這裡，王勃不獨為自己感嘆，也為會場中同樣懷才不遇的賢士一放悲聲：

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諠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蔣清翊，1995，頁233）

不安的靈魂，終需撫慰。失意的人才，尤待鼓舞。看看歷史上多少不幸的例子，他們不是沒有機會，也不是不懂得把握機會，但他們就是「不幸」。然則他們如何釋放失意、怨恨、不滿，如何面對「不幸」，東山再起？

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而猶慳。北海雖賒，夫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蔣清翊，1995，頁233-234）

王勃要「他們」安於命運的安排；不要處於卑賤低下之位，就挫折心志，放棄理想。要「永遠」懷抱希望，「藏器待時」，不要學晉朝的阮籍，車子走到沒路的時候，便痛哭流涕。¹⁵

安慰完「興盡悲來」的可能失意悲傷，王勃說明自己也是「沒有門路」的一員，捨棄一生前程，省親萬里之外，以往文章雖然不受君王的賞識，但今日既逢「識貨」諸君，亦為有幸：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托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蔣清翊，1995，頁234-235）

建築鑑賞的感動，未必都在建築的本身，由登臨所生的感懷甚至是建築中人物的活動，所引發的抒情，也是建築鑑賞的一部分，這部分與鑑賞的情境及鑑賞者之背景、素養極有關聯。故司馬遷「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竟至「祇迴留之，不能去云（司馬遷，1991，頁1947）。」陳子昂登幽州臺而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孫殊編選，2001年，頁84）¹⁶。」崔顥登〈黃鶴樓〉藉詩抒懷：「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¹⁵ 阮籍此舉自有曠放之境，王勃此處只是借用。

¹⁶ 書中引錄唐趙儋〈陳公旌德碑〉云：「子昂既東征，參武攸直幕，以諫軍略不納，遭罷為書記。因登薊北樓，感燕趙古事，泫然流涕，慨然悲歌，一時傳誦，天下莫不知之。」

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王勃也說：「以往沒有遇到像推薦司馬相如的楊得意，只能誦讀自己的文章自惜自珍；今日已經遇上了鍾子期那樣的知音，奏一曲高山流水又有何妨？」因此層層生出自己寫作此序來由，且接續得天衣無縫。常常在中國的遊記中看到作者在記遊之後的書懷，在此，我們也看到了作為宴飲觀覽之後，建築書寫的文學性。孔子廟堂經司馬遷趨觀祇迴；幽州臺經陳子昂之感懷悲歌；滕王閣經王勃的登高作賦，黃鶴樓經崔顥吊古懷鄉，於是同皆名垂千古，流芳後世，不朽於紙上了。

3. 對建築共同命運及其與宇宙人生關係的體認

王勃是一個很有歷史感的人，不但熟讀史書，批判古人，從他的父親想要寫史書，而王勃繼承看來，也可見王勃對歷史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對世事滄桑異變，亦頗敏感。他體會到不只人的生命無法永恆，連建築景觀名勝也一樣難以持久。所以他發出亙古以來的浩嘆：

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蔣清翊，1995，頁 235）

歷史上最有名氣的蘭亭早已杳無蹤跡，連那盛極一時的金谷園，也成了廢墟。二者在人間能留下的，就是王羲之的〈蘭亭序〉與當日詩人所作的相關詩文而已。至於石崇的金谷園，也僅留下〈金谷園詩〉與相關的序文而已。因此他珍惜當下的際遇，寫下這一篇餞別的序文相贈，並先作了一首八句四韻的詩，以拋磚引玉，並請大家盡情揮灑：

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饌；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海云爾。（蔣清翊，1995，頁 235）

既然宴會要每個人賦詩餞別，那麼每個人都要盡傾所學。當然每個人對於這個宴會—慶祝滕王閣新修完成—的感動不會一樣，但王勃仍從歷史的觀點出發，在綿延無盡的時空中，他看到相對的變與不變，儘管前段的感懷中，他希望能借重賢達長者的提拔，完成報國的志向，但歷史不也永遠上演著「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的戲碼嗎？或許是人類「興盡悲來」之永恆悲劇的影響，或許是他失意落拓之生命基調的牽引，無論如何，他在這首古體詩中，都表現出無限的滄桑與悲涼：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

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蔣清翊，1995，76-77 頁）

在這種滄桑與悲涼之中，又帶有解嘲的意味。而從建築的觀點來看，則做為序文的終響與總結中，也隱示了建築物與人的關係。是即在建築中活動的人，不論活得如何的興高采烈，如何的燦爛輝光，繁華的笙歌妙舞，終會曲終席散，但滕王閣仍然水色山光依雲帶雨。因此，就人與建物相比，人比建物更無常，更不持久，所謂「景物依舊，人事全非」，因為隨著物換星移，建物雖會舊會倒，但建物可以依式重修，甚至重建，而愈發輝煌，人卻無能依樣重聚雅集，整容重生。而建物與生態環境（長江）或宇宙（日、星）相比，建物又顯得無常而短暫。帝子遊客、滕閣長江、雲雨日星，暗示著人物、建築（環境）、時空三者，看似和諧卻永不對等的弔詭關係。

五、〈滕王閣序〉的建築鑑賞在唐代的地位

（一）為唐代建築鑑賞開山奠基

中國的建築審美起源甚早，在孔子之前的《詩經·小雅·斯干》中就對屋頂相關部分的造形美感作過描繪：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音輝，野雞）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噉噉其冥。君子攸寧。（余培林，1995，頁 109）

意思是說，「房屋像人踮腳站立，並伸展雙臂如翼飛揚，屋角像箭一樣棱角分明。屋宇高揚的造形如鳥兒翱翔的翅膀，屋簷華美如錦雞展翅，這是君子升登進住的美麗新居。前庭是那麼平正，柱楹是如此舒展。白天顯得寬敞而明亮，夜裡顯得光明且溫暖。這是君子安寧身心的美好所在。」可見當時已對量體的造形與光影有所關注。但此後的發展是在建築物本身之美，而非一般人對建築的鑑賞。至晉，較著名的有石崇的〈思歸引序〉，但也只粗略的寫下其制宅的介紹：

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捨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遊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啜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蕭統編，1983，頁 642）。

南朝之時，簡文帝曾走進華林園，回頭對左右說：「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楊勇，1999，頁 106）這時也未能說出面對園林應有的審美態度與效果。直至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始記洛陽寺廟之盛，並有名篇，然多詳於寺廟來歷與歷史沿

革，鑑賞的意圖稍弱。不像王勃直言「儼駟駟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北魏酈道元，學識廣博，其《水經注》，觀察細微，亦有文采，然特詳山川地理，而所留意則在「山水美景」。

及至唐朝王勃之〈滕王閣序〉出，才看到一篇略具規模的建築鑑賞文章。其實唐朝在園林方面另有一篇名著，那就是白居易的〈廬山草堂記〉。至於山水記遊的名篇，自晉以來，則不少見，從吳均的〈與宋元思書〉、酈道元的《水經注·龍淵》到柳宗元的〈小石潭記〉乃至蘇軾的〈記承天寺夜遊〉等皆屬之。此外燕飲集會的序，王羲之而下，則頗多見，最為膾炙人口的莫過於李白的〈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但這些都與〈滕王閣序〉不同。真正描繪建築膾炙人口可與王勃相提並論的，只有晚唐杜牧的〈阿房宮賦〉，然二人之風格既有不同，且王勃生於西元 650 年，杜牧生於西元 803 年，時間上杜牧亦晚於王勃 153 年，所以王勃此文，可以說是唐代建築審美的一個基石與里程碑。

（二）豐富唐代建築鑑賞之內涵

王勃的〈滕王閣序〉講建築之位址，從星野分州，講到人文與自然地理，道出場所精神，此為他文所不及，對建築之量體、外觀、色彩、機能、鑑賞時間與周遭環境之涵構，亦投以相當的關注，也點明鑑賞的時空背景。此外，更加確立了傳統據亭、台、樓、閣而感興抒懷的傳統。其「內含」之豐富，允為唐代的建築鑑賞篇章中之翹楚。

（三）建立建築審美的不朽文本

林雲銘（1997）評註〈滕王閣序〉說，「此篇三尺童子，無有不讀。」由於其用典之富，對仗之工，辭藻之華，感慨之深，寫景之妙，進退之得體，段落之分明，次第之清楚等高度藝術成就，人鮮能及，故頗獲好評，而繼起同題之作，也不乏其人，王緒就寫了〈滕王閣記〉，接者王仲舒又寫了〈滕王閣賦〉，¹⁷自韓愈以下，歷代以來幾乎每有重修，即有記重修之作，然皆難能望其向背。

（四）首將「建築」與宇宙、人生並論

王勃寫滕王閣序，從宇宙、環境（地理形勢）與人物起，亦以宇宙、環境人物終。從整個宇宙時空看，似變而實常，而臨江之滕閣，只有人們在此觀覽江山、歌舞享樂、集會宴

飲的時候，始彰顯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逮人去樓空，曲罷舞歇，杯盤狼藉，則閣成環境中不動之一員，此時只餘山雨潭影，物換星移，日月盈虛，寒來暑往之常然。然閣壞可修，故較人命的不永，人流之變動，猶為持久，但比諸自然環境，則建築亦不見其恆久，所謂「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王勃將帝子遊客（自己）、滕閣長江、雲雨日星，亦即人物、建築（環境）、時空三者並論，以此來看建築及與人（生）、宇宙的關係，在傳統的建築或景觀鑑賞中，實屬創舉。

（五）建築終局之先見影響深遠

王勃以蘭亭、金谷為例歸納的「盛地不常、勝筵難在」，對後世有很大的啟發。例如陳繼儒《園史序》就說：

余嘗謂園有四難：曰佳山水難，老樹難，位置難，安名難。復有易：豪易奪，久易荒，主人不文易俗。（趙厚均、楊鑑生，2005）

所說雖是園林，但大抵園林亦包建築而言之，此類園林或見奪於改朝換代，或荒廢於不肖子孫，更有家道中落，不得不含恨割愛者。以蘇州「滄浪亭」來說，本為五代末吳越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的別墅。後來為因罪被廢而南遊的蘇舜欽於無意間發現，其時已是荒園一座。蘇舜欽買下後費心經營，後又為韓王所得。到了元代，又改成寺廟，明朝時文瑛和尚復建，由歸有光作記。歸有光寫下：

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台，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歸有光，1983，頁 244）

劉士龍甚至不建園，而寫了一篇〈烏有園記〉，記云：

烏有園者，餐雪居士劉雨化名其園者也。烏有則一無所有矣。非有而...如有焉者何也？雨化曰：「吾嘗觀於古今之際，而明乎有無之數矣。金谷繁華，平泉佳麗，以及洛陽諸名園，皆勝甲一時，迄於今，求顏垣斷瓦之彷彿而不可得，歸於烏有矣。所據以傳者，紙上園耳。即令余有園如彼，千百世而後，亦歸於烏有矣。夫滄桑變遷，則有終歸無。而文字以久其傳，則無可文有，何必紙上者非吾園也」（趙厚均、楊鑑生，2005，頁 386）。

劉士龍的感慨最深，做法也最徹底，然這一切，王勃已先眾人發之矣。

（六）創作最快的建築鑑賞名篇

清朝余誠云：

¹⁷ 據陳維崧的《湖海樓集》記載，〈滕王閣賦〉有「思夫閻公繁戟兮，都督簪纓。子安詞賦兮，文章縱橫。將軍愛士兮，年少能文。藝林勝事兮，末座知名。彼星移而物換兮，見水綠而山青。恨賢王之臺樹兮，想詞客之生平」等句子（蔣清翊，1995，頁 50）。

對眾揮毫，珠璣絡繹，故可想見旁若無人之概，而字句屬對極工，詞旨轉折一氣，結構渾成，竟似無縫天衣。縱使出自從容雕琢，亦不得不嘆為奇，況乃以倉猝立就，尤屬絕無僅有矣（蔣清翊，1995）。

的確，在極短的時間內，能寫出如此好文，或許可以說他學養深厚，但能對滕王閣有關的建築元素內涵作出合理且豐富的鑑賞，如果不是喜愛登山臨水，建築園林，恐難為功，我們從《王子安集》中發現，他寫的相關文章有〈春日宴樂遊園賦韻得接字〉、〈山亭夜宴〉、〈臨高臺〉、〈尋道觀〉、〈遊梵宇三學寺〉、〈觀佛跡寺〉、〈八仙逕〉、〈秋日仙遊觀贈道士〉、〈春日孫學士宅宴序〉、〈秋日宴季處士宅序〉、〈夏日宴宋五官宅觀畫序〉、〈夏日登韓城門樓寓望序〉、〈夏日登龍門樓寓望序〉、〈越州秋日宴山亭序〉、〈仲氏宅宴序〉、〈遊冀州韓家園序〉、〈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遇錢崔使君序〉、〈越州永興李明府宅送蕭三還齊州序〉、〈江寧吳少府宅餞宴序〉、〈秋晚入洛於畢公宅道王宴序〉、〈山亭興序〉、〈山亭思友人序〉、〈乾元殿頌〉以及各種寺廟碑文，足見他交遊廣闊，常有宴飲應酬，所見亭、臺、樓、閣、寺觀、宅第不在少數，加以天才神思，故能迅速成文。而這篇文章寫得快，也傳得既快且久，才使我們得一睹唐人對建築審美的眼光與品味。

六、結論

因為沒有建立系統的建築美學理論，中國遲到二十世紀之後，才把建築史列入藝術史之中，也才有建築史之觀念。歷代以來多是史家與文學家在述說者宮廷、寺廟建築之雄偉；皇族巨室園林之宏富。初唐王勃以天才之資，在一場偶遇的宴飲中，從滕王閣的所在、環境，遊閣與宴的由來、時間，乃至宮閣的量體、周遭、機能，然後出以感懷、抒情、最後對建築無可避免的宿命，也是人為建築的終極命運一放悲聲，再以一首七言歌行作為宇宙、人生與建築關係之概括，詩文俱傳，滕王閣亦因以不朽。當然以現代的建築鑑賞而言，這篇序文對建築量體之分析與形式之美評論仍有不足。但放在歷史中來看，則不論從建築鑑賞之肇基；審美內容的豐富；對建築終局之先見；將建築與宇宙人生相提論；文本藝術的不朽價值及創作的快速，等都可謂開有唐一代之先河，也成為唐人建築審美的經典之作，此後仿作不斷，而閣亦屢毀屢建，這都與王勃一序的鑑賞之功有密切之關聯。

參考文獻

- 九奇、仲祿（1997）。滕王閣史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1997）。唐大明宮含元殿遺址 1995-1996 發掘報告。考古學報，3，341-406。
- 孔穎達正義（1993）。尚書正義。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二冊。台北：藝文印書館。
- 王力波（2003）。列子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王水照編選（2002）。唐宋散文精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王其鈞著（2009）。中國建築小品。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
- 王溥編撰（1955）。唐會要。上海：中華書局。
- 史坦利·亞伯克隆比（2004）。建築之藝術觀（吳玉成譯），頁 138。台北：建築情報。（原著出版年：不詳）
- 司馬遷（1991）。史記。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第二、三冊。台北：鼎文書局。
- 江西南昌旅遊集團有限公司南昌市滕王閣管理處（2006）。滕王閣古今圖文集成。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
- 余培林（1995）。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
- 吳功正主編（1986）。古文鑑賞辭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 吳儕（2010b）。南昌滕王閣明清庾樓羣匯考。江西科技師範學院學報，6，42-56+98。
- 李昉等（1961）。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
- 李德輝（2008）。江南樓閣與唐詩，古典文學知識，5，116-120。
- 辛文房原著、傅璇琮主編（1987）。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
- 房玄齡、褚遂良等（1990）。晉書。台北：鼎文書局。
- 林雲銘（1997）。古文析義合編。台北：廣文書局。
- 南昌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93）。滕王閣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段玉裁（2005）。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
- 范曄（1991）。後漢書。台北：鼎文書局。
- 計成（1999）。園冶（黃長美撰述）。台北：金楓出版社。
- 孫洙編選（2001）。新譯唐詩三百首（邱燮友注譯）。台北：三民書局。
- 徐行（2002）。王勃·滕王閣序·滕王閣。西安航空技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2)，56-57。

- 徐進(1983)。**滕王閣詩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高瀾(1981)。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叢談。**致理學報**，1，130-156。
- 張仁青編(1986)。**駢文觀止**。台北：文史哲出版。
- 張仁青編著(1963)。**歷代駢文選**(成惕軒校訂)。台北：臺灣中華書局。
- 曹寅、彭定求、沈三曾、楊中訥、汪士紘、汪繹等人編(1987)。**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梁思成(2001)。**中國建築史**。香港：香港三聯書店。
- 陳嘉明(2003)。**詩人之名賦，千古之絕唱—王勃〈滕王閣序〉審美品賞**。**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4)，101-103。
- 陳文燭(1997)。**二酉園續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山東：齊魯書社。
- 楊勇(1999)。**世說新語校箋**。台北：正文書局。
- 楊倫(1980)。**杜詩鏡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董遵(1997)。**滕王閣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刊)。台南：莊嚴文化出版社。
- 趙厚均、楊鑑生編注(2005)。**中國歷代園林圖文精選**(第3輯)。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 鄒斌主編(2007)。**建築之美**。北京：北京團結出版社。
- 劉文典(1992)。**淮南鴻烈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劉向集錄(1990)。**齊策六·貂勃常惡田單·戰國策**。台北：里仁書局。
- 劉昫等(1989)。**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
- 劉敦楨等編撰(2000)。**中國古代建築史**。台北：明文書局。
- 劉熙(1939)。**釋名**。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歐陽修、宋祁等著(1992)。**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
- 歐麗娟(2001)。**襟三江而帶五湖—初唐文壇的彗星王勃·聯合文學**，197，42-45。
- 潘西谷主編(2009)。**中國建築史**。北京：中國工業出版社。
- 蔣清翊(1995)。**王子安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蔣彰明(1994)。**王勃及其滕王閣序**。**西北師大學報**，31(6)，90-92。
- 蕭統編(1983)。**文選**。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 韓愈(1997)。**韓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歸有光(1983)。**震川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譚家健主編(1991)。**歷代駢文名篇注析**。台北：明文書局。
- 大明宮「御駕」上海世博會【要聞】(2009年6月11日)。**西安晚報**，第1版。
- 喻以健(1997)。**談滕王閣的修建次數和創建時間—試為滕王閣考初編等檢校補輯**。**南昌高等學報**，3，4-7。
- 劉水前(2002)。**感興的契機與懷的舞臺—古詩文中「亭臺樓閣」的審美價值**。**語文學刊**，3，10-11。
- 吳儕(2010a)。**民國滕王閣「廿八次重建」戲說考訛(上)**。**江西科技師範學院學報**，1，12-25。

收件：99.07.06 修正：99.11.26 接受：100.05.20